

甘当伯乐的循吏

□ 石志刚

江山代有人才出，然而人才的出现还需要伯乐去赏识、挖掘、推荐，为其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

大力举荐提点

晋武帝时期名将羊祜积极推荐优秀的人才，为实现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所提到的“羊公”即羊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羊祜的功劳不仅在他的军事武功，还在于他能够奖掖后进。

羊祜非常注意选拔适合打水战的将领。他听闻东吴有童谣说：“不怕岸上兽，就怕水中龙。”羊祜就此判断“此必水军有功”，坚定了他选拔水军将领的决心。经过对比和分析，羊祜发现时任益州刺史王濬适合担当此重任。王濬有才华，“为人志大”，年轻时就被羊祜所信任：“濬有大才，将欲济其所欲，必可用也。”在不同军事岗位历练后的王濬被任命为右卫将军。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于是重拜益州刺史”。羊祜需要得力水师干将，大力推荐王濬。

王濬以益州刺史的身份“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修舟楫”。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对精通造船技术的王濬有一段描述：“王濬伐吴，在益州作大舰，长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其背可以驰马往来。”在王濬的指导下，西晋强大的水师队伍就此建立，为之后克服长江天险，决胜东吴水军奠定了基础。王濬亦在之后的平吴战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对王濬的功劳进行讴歌：“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公元278年4月，身患重病的羊祜，向晋武帝建议趁东吴弊政

日益增多之机，一举拿下东吴，自己身体不佳，愿意帮助朝廷推荐合适的人。羊祜“举杜预自代”。杜预非常有才华，“预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廷称美，号曰‘杜武库’”。当时晋武帝虽有灭掉东吴的想法，只有羊祜等少数朝臣支持，其中也包括杜预，但是遭到反对力量的阻挠，迟迟不能兴兵伐吴。对杜预才华的深刻认识和杜杜预赞成伐吴的深刻洞察，羊祜将杜预推到了历史前台。“及祜卒，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荊州诸军事”，杜预有了才华大展的空间和平台。杜预赴任后，“缮甲兵，耀威武”，在与东吴名将张政的交战中取得首胜。杜预判断伐吴时机成熟，向晋武帝上疏建议：“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晋武帝于是“许之”。由杜预指挥，陈兵伐吴，以迅雷之势拿下东吴，建立了不世功勋。

倾其智慧相授

除了直接推荐人才之外，历史英豪还积极通过深入对话的方式，为优秀人才传授政治智慧，并为其延誉。清代名臣林则徐不仅政绩卓越，而且还能赏鉴后辈，传为一时佳话。林则徐赏荐左宗棠的事迹被人传诵一时。林则徐与左宗棠之间的最早交集在1848年。这一年，担任云贵总督要职的林则徐已经64岁，当时他走遍大江南北、身经宦海沉浮，对边疆事务已经非常娴熟，品人鉴物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这一年，居住在湘阴之地的左宗棠年富力强，时年36岁，当时他博览群书、瞻思时事、交接英豪，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够被赏识。正当林则徐为了应对云贵事务而苦于没有合适的幕宾帮助打理日常之事时，时任贵州知府的胡林翼向林则徐推荐了左宗棠。胡林翼曾经与左宗棠“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了解左宗棠的品学之才。随后，胡林翼又多次与左宗棠交流切磋，对左宗棠作出了

“近日楚材第一”的评价。

林则徐对胡林翼力荐左宗棠的行为非常重视，在1849年1月10日，复信胡林翼：“承示贵友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喜经世文章，如其嚙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其馆穀舟资，应如何致送，亦希代为酌定。以执事之聆音识曲，当能相与有成。”然而，左宗棠因家中之事，通过发出“坐此羁累，致乖凤心，西望滇池，孤怀怅结”之音来表达未能与所崇拜的林则徐见面的遗憾之情。

对林则徐的英雄品格和干吏形象非常仰慕的左宗棠因家中之事羁绊，未能赴云南，但是其才名给林则徐留下了印象。1849年9月，林则徐请求朝廷批准他回家养病。被获准后，由云南回福建路途中，林则徐来到岳麓山下湘江岸边时，遣人至距湘江十里外的湘阴东乡柳庄，招呼左宗棠来林则徐所乘之舟见面。在舟中，林则徐与左宗棠彻夜长谈，“抗潭今昔”。二人在交谈中，涉及家事、国事、军事、人事、政事，“无所不及”。通过聊天，林则徐对左宗棠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在信任基础上，林则徐将自己从政经验全部托出、倾囊相授。谈到在新疆期间，看到屯垦事业搞得不太好，林则徐语重心长地对左宗棠说：“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言及道光十九年洋务造戌时，曾于伊拉里克及各城办理屯务，大兴水利，功未告竣”，“颇以未竟其事大憾”。这些思想对左宗棠后来走上仕途，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在新疆进行屯垦，兴修水利工程，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谋运经年荐英才

——张之洞致丁宝楨信札释读（二）

□ 刘凤桥

任王轩主讲，但张之洞也没有放弃他。光绪八年，张之洞巡抚山西，在省城创建令德堂，王轩出任总校（一说山长），可见他对王轩的器重。

张文虎（1808—1885 年）字嘯山，号天目山樵，江苏南汇人，诸生，曾国藩幕宾。曾帮助曾国荃校刊《王船山全书》。李鸿章总制两江，又聘请他管理江南官书局。是晚清著名学者、文学家。

张之洞对张文虎的行踪也格外关注，“近十年皆在金陵为书局祭酒。顷闻回里处馆”。尊经书院创建之初，张之洞就和总督吴棠请过张文虎。当时因为张文虎“方领书局束修本丰，未肯远行”而作罢。“今闻回籍，当可出游矣。”听说现在不在书局工作了，也许能请到了。求贤之切，溢于言表。但张之洞还是不愿担忧地说，“嘯山但恐不易致耳”。果然不出所料，张文虎还是没来。张文虎的《舒艺室诗存》也记载了这件事情。

在张之洞的初拟名单中，还有一位人选是钟元烝（一说文烝）（1818—1877 年）浙江嘉善人，字展才，子勤，道光二十六年举人。不巧的是，“近于八月间归道山矣”，刚刚死了。

王闿运出任尊经书院院长

对尊经书院主讲一席，张之洞心中最属意也认为最有可能应聘的是王

说到酷吏，总让人有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觉。但有这样一位“酷吏”，在其看似严厉的言行之下，却包含着了一颗炽热的为国之心，他就是汉朝的郅都。《史记》把郅都归于《酷吏列传》，笔者深感不公。郅都公而廉，明而威，只见严法于权贵，未见施威于百姓。无论在哪个时代，郅都都可以称得上是循吏良牧。

“三不”原则

从某种角度来看，郅都倒确是一位“酷”吏。立朝堂，公正清廉，进谏直言；治地方，不避豪强，路不拾遗；守边郡，镇于雁门，敌不敢近。郅都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是尽忠职守，成绩卓著，简直太“酷”了！“甘为中华做鹰犬”，郅都正是守护大汉的苍鹰，不愧后人对他的评价：“战克之将，国之爪牙。”

油盐不进、不讲潜规则的官吏，“界面”是不友好的。郅都如铁，雷厉风行，其酷吏之名恰恰源于他的公正严明、清廉律己。郅都曾经自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如果用一句更加熟悉的名言去解释，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何其豪迈！郅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郅都有“三不”，《史记·酷吏列传》记载郅都，“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用时下话语解释，就是在工作不接受任何私人信件、不接受任何馈赠贿赂、不接受任何请托游说。当然，“三不”之后，就是“行法不避贵戚”。郅都就任济南太守，很快以霹雳手段铲除了横行乡里的鬲氏首恶，一年后“郡中不拾遗”。郅都强大的气场甚至让皇室宗亲都侧目而视，难怪乎当时人们送其外号“苍鹰”。

触怒太后

郅都的廉、勇，不仅表现在官场上，也表现在战场上。汉文帝时期，郅都以郎官起步，可以说是一介书生，却以其坚毅的品格成为帝国利刃。前元七年（前150年），郅都被汉景帝任命为中尉，亲领京师的北军，这是他初入行伍。郅都的人生顶点在雁门。雁门，雁门！那将是郅都为大汉找回尊严的舞台。

郅都通向雁门之路，本身就已惊心动魄。《史记·孝景本纪》记载，中元二年（前148年）的二月，两年前被封为临江王的废太子刘荣因行为不检点，汉景帝召其回京，要求其到中尉府处说明情况。郅都接手了此案，这绝对是一个超级“烫手山芋”。郅都严守法度，

但事情发展到了最坏的结果，刘荣在中尉府自杀。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疼爱刘荣，对此十分震怒，并归罪于郅都。都是国家柱石，汉景帝岂能不知，力保其命，避重就轻，让其免官归家。郅都远遁江湖，得以保全，为大汉保留了一颗希望的星。

此时，在大汉的北方边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郅都归家后一个月，也就是中元二年三月，匈奴入燕地，又是一番劫掠。一忍再忍，堂堂大汉已忍无可忍，和匈奴断绝了延续50多年的和亲。这是汉朝对外政策的重大战略调整，和匈奴名义上的和平被打破了，边境开始全线吃紧。

国难思良将，北方的长空在静候“苍鹰”。根据史料可以推测，郅都是在中元二年匈奴入侵之后不久被任命为雁门太守的。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是拱卫京都、屏护中原的重地，也是匈奴南下的主要战略方向。好钢用在刀刃上，汉景帝起用郅都镇守雁门，必经过深思熟虑。此时，被匈奴称为“飞将军”的李广为上郡太守，与雁门成犄角之势，共同扼守匈奴的南下之路。由此可见，郅都在汉景帝心目中的地位。

雁门之胜

此次对郅都的任命也别出心裁。《史记》中称，“使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这里有两点不一般。首先是“便道之官”，意思是让郅都尽快直接上任，不必入朝谢恩，可见当时雁门已经是战云密布了。其次是“便宜从事”，郅都这个太守是“持节”的，临阵可以“便宜从事”，不必再请示朝廷了。去雁门，郅都没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困惑，和汉景帝君臣无猜，可以放手一搏了。

郅都上任后，雁门局势为之一变。原来，郅都大名早已远播塞外，匈奴得知郅都就任雁门太守，居然“为引兵去，竟郅都死近雁门”。匈奴人得了“郅都恐惧症”，以至于“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连郅都的木偶人像都有此威严，可知匈奴士气，未战胜负已明。匈奴可不是吓大的，铁骑横行天下已久，而独畏郅都，可以想象雁门汉军在郅都调教之下迅速成为一支铁军，郅都也成了雁门的“门神”。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绝非虚言。

匈奴不来就行了吗？以郅都的秉性，决不是安于无事，而是要为大汉立威边疆。经过数年的积累和酝酿，汉军居然主动出击匈奴！后元二年（前142年）正月，郅都担任雁门太守6年后，兵出雁门，史称“郅将军击匈奴”。大汉数十年的憋屈，一战而烟消云散。战果如何，史料没有详述，想来肯定不



『酷吏』郅都

□ 东方

凡。因为当朝廷得到此役战报后，决定“酺五日”，也就是全国放假五天，聚会饮酒欢庆。这是当时“临时假期”的最高规格了。自汉高祖七年（前200年）白登之围后，汉军一直是处于防守的劣势，郅都的主动出击，扭转了双方的攻防格局，极大地震撼了匈奴，因此“匈奴患之”。

折翼长空

雁门之战，天下还有谁人不识郅都！震撼了匈奴，也惊醒了另一个人，那就是窦太后。窦太后意识到，郅都这么多年不仅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惩罚，居然以这样一种方式再次闪亮登上舞台，于是比6年之前更加愤怒。虽然汉景帝据理力争，盛赞郅都是忠臣，但是这次努力没有成功，“苍鹰”折翼长空。雁门不再是坚不可摧的神话，很快受到匈奴的重创，继任雁门太守冯敞力战而死。此时与郅都主动出击匈奴相隔不过两个月。即使是一支百战劲旅，无故痛失主帅，又何以战？叹哉痛哉。

郅都的主要工作经历大都在“七国之乱”后，此时的汉朝“大病初愈”，千头万绪，百事待兴。此间，郅都经历的每一个岗位，基本都是受命去解决棘手问题，但从不见其有丝毫犹豫，从不负朝廷重托。“奉职死节”，誓言铮铮。“苍鹰”当空，不改初衷，以身许国，何事不成！感之敬之。

在举荐人才、直陈弊政之后，张之洞在信中谈到了教育问题，即他一直牵挂的为四川尊经书院延聘教授的问题：

“尊经书院主讲不宜久虚。侍因与李申甫前辈有约，俟之半年，始敢推轂。王壬秋孝廉闾运，湖南长沙人，通经博史，诗古骅文并皆古雅精美（曾文正，刘霞公，郭筠公皆甚佩服其学，现在长沙）。王霞举兵部轩，山西洪洞人（邵文瑞曾疏荐之），经学小学皆甚渊造、诗学清深，古文不俗，现在假归，主讲河东（束修闻颇廉）。张嘯山广文文虎，江苏南汇人（曾文正最重之），经史小学词章考据无不淹贯博综，近十年皆在金陵为书局祭酒。顷闻回里处馆。三君皆老名士，湖南王君年四十余，性情超迈；山西王君五十余，性情谨朴；张君六十余，性情宽和（时在蜀时曾与吴仲公致书江南延之，因渠方领书局束修本丰，未肯远行，今闻回籍，当可出游矣）。鄙意中，初拟有鍾子勤孝廉元烝，近于八月间归道山矣。右三君伏望择取其一，速为延聘。壬秋最便，精力有余；霞举微觉疏懒；嘯山但恐不易致耳。盘费应由蜀中备送。修金原议一千二百金。本不为多。如彼惠然肯来，或添请其作刻书总校，加送修金若干，以资津贴（如刻书时必须通品作总校，方能雅飭精审，川中现无其人）。应俟临时斟酌。钱铁江大令品学训课固优，究非长局，若不予以缺而令其长此，勤劳似亦不情耳。川省中关心此事者，惟薛蕲堂侍郎一人尚可商酌耳。”

惜未能到任的几位人选

在书信的第二部分，张之洞重点围绕尊经书院主讲的人选问题，主动谈了自己的意见想法。认为“不宜久虚”。

学”的政治思想。张之洞无论在哪里为官，都要把兴学育才作为重要工作的原因。从任湖北学政开始办经心书院，到四川办尊经书院，在山西办令德堂等等，在他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基本没有停止过兴学育才教育活动。张之洞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名副其实的伟大教育家。

尊经书院创办时，张之洞正在担任全省的最高教育长官。他是尊经书院的实际创办人。当时四川学风不佳，科场弊端甚多。张之洞为了矫正学界风气，确立了“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的原则。他亲自为书院制定了18 章章程，亦即书院学规。对于张之洞来说，尊经书院不仅是一所学校，也是社会教化的一个策源地。他曾表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这也可以看作尊经书院的办学宗旨。张之洞于尊经书院付出甚多也寄望极高，在调任回京的路上，他还给继任四川学政谭宗竣写信说：“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

有学者撰文总结了张之洞为尊经书院作出的五大贡献：会商总督，延聘名儒、手订章程、扩大馆藏、开设书局。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张之洞对尊经书院人事的挑选安排、规模筹划来看，可谓深心大力，认真负责，看不出一点敷衍塞责的意思。这种评价是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张之洞为什么如此重视书院主讲的选择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小处讲，这是张之洞在学政任上的遗留问题，他有责任负责到底。负责任是一种境界、一种担当，也是为官者官德的体现。张之洞所以为张之洞，就在于他很早就注意这方面

的锤炼修养，所以才能达到后来的高度。

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张之洞对尊经书院建设的重视，体现了他“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心由

